

書

卷一百一十一至一百五十五
太祖實錄辨證

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

太祖實錄辨證一

太祖高皇帝以天曆元年戊辰九月

壬戌十八日

丁丑未時降誕于鍾離

元天曆戊辰婁宿降靈

高帝以是年生至

洪武戊寅婁星復明周世宗征淮以荆塗二

山乃濠州之朝岡有王者氣命斷之有梅族

居此因曰斷梅山後三百年而太祖出焉

元末童謠曰富漢莫起樓貧漢莫起屋但看

羊兒年便是吳家國我太祖定都建康改

至正二十七年爲吳元年實丁未也

壬辰二月亂兵焚皇覺寺 上無所避難甚憂

之乃禱於神 云云

從實錄則 太祖憂亂避兵禱于伽藍神固

守旬月而後有相招迫脅之事以 皇陵碑

及 御製文集考之則先有相招迫脅之事

而後禱于神也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

辛廟香案有竹杯筴因取以占其名位以一

俯一仰爲聖筴自小較以上至節度使皆不

叶忽曰過是則爲天子乎一擲而得晏元獻

爲留守題詩廟中曰庚庚大橫兆聲咳如有

聞帝王之興一何其相類也

壬辰閏三月甲戌朔 上入濠城郭子興留置

左右

滁陽王廟碑云爲門者所執將欲加害王親

馳活之實錄云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

親馳之與遣人其緩急則有閒矣廟碑爲

太祖親藁以授張來儀者實錄不据此何也

居數月子興與妻張氏謀以馬公季女妻 上

張氏曰吾意亦如此子興意遂決卽 孝慈高

皇后

滁陽王夫人張氏次夫人亦張氏据張來儀廟碑初勸滁陽館高帝于貳室者次夫人也滁陽被械携二子從高帝奔告魯淮者亦次夫人也厥後女爲上妃生三王二公主人知滁陽能識真主于魚服之中不知皆次夫人啓之也滁陽夫人生三子皆與高帝不協而次夫人獨能知高帝且以其子相託當滁陽信讒疑忌高帝憂疑疾疢之時其所以周旋側陋解釋甚閒又可知矣

高帝親藁滁陽事實蓋亦深著次夫人之功而實錄但云子興夫人張氏盡沒其實大失高帝之意余故表而出之

癸巳冬彭早住自稱魯淮王趙均用稱永義王按實錄癸巳夏五月後書云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等爲已用是冬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所謂是冬者癸巳之冬也滁陽王廟碑及皇明本記記二姓僭稱俱在壬辰奔濠之時與實錄異以高帝紀夢考之則云明年元將賈魯死城圍解予歸鄉里

收殘民數百獻之上官以我爲鎮撫當年冬
彭趙僭稱部下多凌辱人所謂當年冬者亦
癸巳之冬也以時勢言之二姓雖草草僭稱
亦當在元兵解圍之後而不在自徐奔濠之
日當以實錄爲正又按元史順帝紀辛卯八
月蕭縣李二及老彭趙君用攻陷徐州老彭
者早往之父彭大也芝蔴李旣敗則彭大當
與君用俱奔濠實錄不書彭大而書早住又
書于甲午六月上取滁陽之後云未踰月
彭趙遣人邀上守盱泗上辭弗往未幾

二人自相吞併早住亦亡惟君用專兵柄云
云按順帝紀又於丁酉歲書趙君用及彭大
之子早住同據淮安趙僭稱永義王彭僭稱
魯淮王則丁酉歲早住尚在以理度之癸巳
之夏與君用併吞而亡者乃彭大非早住也
實錄於早住旣亡之後記上使人說君用
及賂其左右以解子興而廟碑與天潢玉牒
俱云彭趙東屯泗州挾王以往遣人賂彭趙
得縱歸則又早住不死之明證也龍鳳事蹟
云先是芝蔴李故將趙均用彭早住據淮安

僭稱王早住死均用益自專未幾奔山東依
宋將毛貴此早住死于淮安之明證也二姓
僭稱之事在壬辰癸巳閒者諸書載之甚確
而順帝紀又載于丁酉歲者蓋彭大既亡之
後早住與君用同陷盱泗同據淮安君用仍
僭稱永義而早住襲其父之舊仍稱魯淮故
元史又從而記之也元史稱彭大之子早住
其意甚明脩太祖實錄者殆未及考耳已
亥歲君用殺毛貴旋爲續繼祖所殺獨早住
不知其所終而丙午歲梅思祖以淮安降

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
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則數年之內君用
輩披猖淮泗閒略可想見惜紀載闕如無從
援据耳姑書此以訂實錄之誤

甲午七月南略滁陽道遇定遠人李善長來謁
留置幕下俾掌書記

鄭曉名臣記云 上嘗與善長從容談論天
下事善長稱 上豁達大度類漢高祖天下
不足定也 上因問善長卿可方蕭何徐達
可方韓信誰可方張良者善長稱金華宋濂

上曰孤所聞青田有劉基按高皇帝是時
居滁陽甥館名位在諸將之後安得偃然稱
孤以漢高君臣相命善長典司書記上戒
令勿言諸將得失遑及其他龍鳳戊戌克婺
上始召見濂庚子克處始有人薦基此時殆
未必知有兩人也流俗有英烈傳稱太祖
三顧中山中山談經世大略髣髴如韓侯葛
生識者嗤之不謂鄭氏通儒亦剽取俗說如
此又黃金開國功臣錄載善長當元季隱居
東山思佐明主以安天下按庚午詔書善長

挈家草莽詣軍門俯伏于前豈隱居高尚者
耶太祖之于善長一則曰以文吏相從一
則曰知小吏之心善長之爲吏審矣必欲諱
胥吏之名標隱遯之目則鄼侯雍奴將不得
爲兩漢之宗臣乎俗儒膚陋往往如此宜痛
削之

乙未春正月其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取
和陽

謹按太祖實錄壬辰閏三月上從滁陽
王起義命爲九夫長癸巳六月以上爲鎮

撫乙未春子興命 上率兵二千規取和陽
上率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等數十人徑進
中山王之稱鎮撫見於此當是時中山雖隸
太祖麾下其實屬滁陽王部曲 太祖與中
山之爲鎮撫皆滁陽命之也史家不悉本末
皆云一見 上卽授鎮撫位諸宿將上不知
乙未之春子興命 太祖總兵和陽諸將猶
不肯率從久而後定中山豈能遂踞諸將之
上乎 太祖御製神道碑云命爲帥首凡有
徵征以代朕行至克姑孰始云命王爲將定

建業始云命王爲大將此可見史家誇大之
詞皆非事實也渡江以後開帥府丙申爲吳
國公以逮于稱吳王凡有拜除皆出龍鳳之
命或如藩鎮承制故事國史多忌諱皆沒而
不書然亦往往有可考見以太史公秦楚月
表之意求之不沒其實可也

乙未六月克太平命馮國用典親兵任以腹心
錙三吾宋國公追封三代碑云陳也先來犯
和州人馬三倍我師以廟算制勝獲其全軍
也先旬死不得則願款附刑牲與盟飲血而

嘔知其懷貳必不令終矣其軍之投戈環
上而寢悉去其兵士唯公一人侍側竟達曙無
他是後公先陷陣衆乘勢崩之遂禽也先据
實錄 上悉屏舊人于外獨留國用侍臥榻
旁而錙學士追封碑歸其事于勝當時國用
最爲 上所親信周旋宿衛勝封宋國誥文
猶以國用爲言令侍側者爲勝則誥文必不
獨舉國用也勝在開國其功未得比于常鄧
而與六公之列者亦以國用故也安得掠其
兄之勞以歸勝乎丙申三月降陳兆先三萬

衆擇五百人置麾下 上知其疑懼悉令入
衛以安之及攻集慶多得其力而碑以爲陳
也先之衆也先于乙未六月僞降已而誘其
部曲復叛至有紿 上臨軍受俘之事 上
安得不心疑之而令其降卒入衛乎碑又云
是後公先陷陣遂禽也先乙未九月也先追
襲我軍於溧陽爲青衣兵所殺未嘗有再禽
之事國初諸公記載之文獨錙學士最多譌
繆未可枚舉王世貞撰馮勝傳則云獨國用
與勝擐甲侍帳中兩人旣竝侍帳中矣何云

獨乎鄭曉異姓諸侯傳云 上釋也先勝兄弟察其有異志曲防之竟不能爲害此皆因三吾之碑而傳會者也史家曲說如此竝當刪去又按開國功臣錄馮國用從克鎮江以下皆錙三吾碑所載勝功次也丙申七月上開行省金陵卽以國用爲親軍都指揮使今乃云在克宜興之後則繆甚矣國用旣掌親軍在帝左右亦無出守禦宜興之理王世貞撰列傳因開國功臣錄之誤而又云兄弟俱授萬戶俱進大元帥國用尋擢親兵都指

揮以已意杜撰傳合何所據依失之遠矣乙未七月陳埜先以衆數萬來攻太平戰于城下遂擒埜先

太平城下之戰實錄與寧河東甌神道碑互異而實錄寧河本傳又與神道碑合則實錄與本傳又互異也叅互考之實錄則云上遣徐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後命別將繞出其後寧河神道碑云上親督兵禦之調王與魏國以奇兵出其後東甌神道碑云王擊其水軍中山寧河二王繇東門轉

戰城北破其步軍遂擒堃先以獻以二碑參考之則從上督兵禦之者東甌也以奇兵繞出其後者中山寧河也實錄所載殊脫略當以二碑正之

丙申七月徐達圍嘗州張士誠遣其弟九六來援達設伏擒之一望虞山一悵然楚公會此將樓船閒關百戰捐軀地慷慨孤忠罵寇年填海欲銜精衛石驅狼願假祖龍鞭至今父老猶垂淚花落春城泣杜鵑右陳基敬初夷白集詩也基臨

海人至正初以薦授經筵簡討謝歸教授吳中張士德入吳網羅一時名士延致幕下仕僞吳爲學士入國朝預脩元史集中所稱楚公及平章榮祿公者皆謂士德也平章榮祿者士德降元所授曰楚國公者元追封也按洪武實錄士德以丙申二月據平江秋七月援毘陵中山武寧王設伏擒之我太祖高皇帝御製武寧神道碑亦首載其事今基舟中望虞山之詩則以爲楚公身將樓船百戰捐軀之地此所謂傳聞異辭矣基身在士德

幙中是詩作于癸卯二月渡江使淮之日不當爲無稽之言而豐碑國史簡冊昭然又豈宜有錯誤哉今年採輯開國功臣事略于宋文憲鑿坡後集得梁國趙武桓公神道碑云丁酉六月戊辰取江陰秋七月丙子攻嘗孰張士德出挑戰公麾兵而進士德就縛士德士誠之弟也遂征望亭甘露無錫諸寨以武桓之碑觀之則基之詩爲有徵矣文憲身任國史奉詔撰此碑必經呈進士德之就擒開國之大事也安得無所援据而輕以武寧之

功狀移于武桓碑于士德就縛之下又曰士德士誠之弟也其屬詞鄭重似有意欲疏通證明之者余因是而詳復攷之則實錄之誤誠不可得而掩矣實錄七月擒張九六十月士誠以其弟被擒遣孫君壽請和願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觔劉辰國初事蹟以爲士德母痛其子故也然士誠旣以失弟而聳懼其母又以痛子而請和士誠之遺書何以了不置喙高皇帝之復書則曰攻圍嘗州生擒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

加誅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無益成敗張湯
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我師既擒士德
獲其謀主又何以匿而不言但及張湯二將
耶其誤一也元史丙申七月士誠兵陷杭州
楊完者擊敗之陶九成輟耕錄紀杭州之役
士德與王與敬偕往以諸書互攷之則士德
陷杭在七月其敗歸平江當在八月安得有
嘗州被擒之事其誤二也元史順帝紀及達
識帖睦爾傳張士誠爲書請降達識帖睦爾
承制令周伯琦撫諭之詔以士誠爲太尉士

德爲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時士德已爲大明
兵所擒此丁酉八月事也若士德丙申七月
就擒則去士誠納款已一載餘矣安得有平
章政事之授耶又按達識帖睦爾傳元授士
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樞密院
事士德尋爲大明兵所擒則其事在旬月間
矣元史之書法甚明其誤三也士德以好賢
下士初造伯業如王逢楊維禎楊基者頌慕
之辭久而不替不獨陳基輩流召致館下者
也假令以二月入吳七月就縛居吳不及半

載又提兵往來三郡無須臾之暇士德雖有過人之略何以能深得士心若此其誤四也王逢梧溪集云今太尉開藩之三月令部將王左丞晟書使踵海上招至吳中以予避地無錫說晟勸張楚公歸元擢淮省都事予辭不就逢他日遊崑山懷舊傷今之詩亦云桓桓張楚國挺生海陵鄙玄珠探甕社白馬飲浙水三年車轍南北向復同軌量容甘公說情厚穆生醴誓擊祖逖楫竟折孫策筮天王詔褒贈守將躬歲祀士誠之歸元其謀皆出

於士德逢以元之遺老與有謀焉令丙申之秋士德已爲俘虜逢雖欲緩頰何以自效其誤五也元史記丁酉歲士誠屢爲楊完者所敗然後乞降士德之被擒在七月而元之招諭在八月則士德被擒時歸欵之事已定矣實錄謂我欲留士德以誘士誠士德閒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故誅之國史旣誤記士德被擒于前而不欲泯其主謀降元之事故曲爲之辭非事實也其誤六也由此言之則士德被擒之事斷以趙武桓之碑爲正而實

錄之誤爲無疑也予又攷天潢玉牒云丁酉六月取江陰州攻嘗熟獲張士誠弟士德以歸皇明本紀云明年復破其兵于宜興湖橋擒其弟張九六竝獲其戰船馬疋皆與武桓碑相合湖橋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爲舟師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見其處本紀曰宜興傳寫之譌也又攷實錄丁酉七月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嘗熟擊張士誠兵敗之獲馬五十疋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武桓碑記

攻嘗熟在丙子實錄紀在丁丑相去止一日固知卽此一役也云徐達兵取嘗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領軍先鋒聽大將調遣嘗熟之兵亦聽武寧調遣遂沒而不書獨于取嘗熟下脫士德就縛之事則以丙申誤記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傳譌者蓋亦有故丙申七月旣擒張湯二將軍十一月又擒其梟將張德用兵之際羽書交馳奏報錯互流傳旣久卽聖祖製碑之日亦止據一時功狀書之未及是正耳平吳錄載士德援嘗州被擒

在丁酉三月尤爲無據其他紀錄載紛如又不足道也夫史家異同必取衷於國史而國史多不足信至如開國元勳之碑出自御筆傳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倫儼而猶或未免於傳疑史家之難豈不信哉余以萬曆戊午讀夷白集懷疑胸臆如有物結轆者迄今數年排纒鮮剝稍有條理乃敢次第書之未知後之君子其以爲何如也天啓六年七月十九日

丁酉七月胡大海破楊完者于徽州城下九月

汪同來降

徽州城下之戰寧河神道碑記寧河與越國同事而實錄本傳從之胡越國新廟碑記此戰專屬越國而實錄從之按是時寧河守徽州越國進取婺源完者兵寇徽州寧河以守將禦寇而越國還兵合擊之則此戰兩公共事無疑也碑載是戰在十月實錄在七月攷程國勝神道碑國勝以是年十月從衛公戰敗苗軍則當以十月爲正奏報偶異史家之參錯多矣又按實錄七月丙申楊完者率兵

十萬欲復徽州胡大海還師與戰城下大敗
之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等詣雄
峰翼降國勝神道碑載同與國勝等偕降徽
州城下之戰國勝已在行閒則較實錄所載
蓋大相矛盾矣攷寧河神道碑城下之戰在
是年十月蓋寧河越國之拔徽州在七月而
城下之戰則在十月惟戰在十月故國勝既
降遂得奉寧河調遣如戰在七月而同等降
以九月則絕不相蒙矣此可以訂實錄之誤
當與寧河事略互觀

巳亥十一月胡深叛石抹宜孫閒道來降

實錄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等屯
桃花嶺諸要害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至是
深叛宜孫閒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
海大喜卽出軍與耿再成合攻之遂克處州
按神道碑與行述深出見大海在克處州之
後而實錄則以爲深閒道來降乃獻謀取處
州此大異也以實錄本傳考之似當從碑與
行述胡公受石抹公國士之遇旣解甲內附
而又獻謀以取處州此穿窬小人之爲而謂

君子爲之乎蘇伯衡撰繆美列傳云 上至
金華美從胡公大敗處州胡深元帥軍梅花
門外遂至菱道盡獲其輜重金華遂降己亥
十一月復從胡公擊處州軍據礬嶺其地險
隘衆莫利先登美率敢死士持挺魚貫奮擊
奪其壁以入我師守將石抹叅政棄城而竄
分兵略定浮雲得元帥葉琛使諭元帥胡深
曰今 上天授也士之欲立功名者不以此
時自附將誰與僇力且去年爾之衆戰而大
敗今年我之師不戰而勝則天意亦可見矣

與其阻險偷生旦夕孰若改圖可以保富貴
也深然之出降龍泉慶元皆平遂以胡深葉
琛暨劉基入見內出銀碗文綺賜之而遣還
金華按伯衡記繆美說降深事甚詳其在處
州旣下石抹棄城之後彰彰矣石抹旣遁深
不得已來降豈有背石抹來降復獻計取處
之事哉此可以證實錄一時之譌白仲淵千
載之誣矣

丙申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置
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

實錄丙申七月 上取臺城諸將奉 上爲
吳國公今考之誤也是時置江南行中書省
亳都陞 上爲行省平章己亥五月陞行中
書省左丞相辛丑正月乃爲吳國公俞本記
事錄次第載之甚詳据辛丑十一月葉子奇
上書于孫炎有曰丞相以雄傑之才紹開中
興之運而壬寅冬航海之使猶齋行省平章
宣命則丙申之未開吳國斷可知矣漢高未
王巴蜀不改沛公之稱光武初徇昆陽但循
太嘗之號帝王之興豈以區區封爵蚤晚爲
重輕哉史臣於是爲無識矣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卅一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一

太祖實錄辨證二

庚子二月徵青田劉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基陳時政十八策上嘉納之

按劉文成以至正十一年為江淞儒學副提

舉十月辭疾歸十二年以淞東元帥府都事

從納麟哈刺築慶元城十三年以行省都事

從帖里帖木耳招諭方氏與朝議不合羈管

紹興十六年行省復以都事起公與石抹謀

括寇十七年石抹宜孫總制處州分院治于

處以公爲其院經歷又辟郡人胡深葉琛章
溢叅謀其軍事用公等謀盡平處盜十八年
我兵取蘭谿且逼婺石抹遣胡深等救婺不
克上既定婺卽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以規
取處石抹遣葉琛胡深等分屯以拒王師公
雖不在行間然未嘗不在石抹院中石抹蓋
倚之以謀我師也實錄本傳云改行樞密院
與耿泗國對壘于黃龍樊嶺間其所拒者非
國珍也國史紆其詞耳元史是年經略使李

國鳳至浙東承制拜宜孫爲江浙行省參知
政事行狀載公遷右司郎中李國鳳上其功
不錄則公之遷右司郎中亦國鳳承制拜之
也明年己亥十二月我兵取處而石抹棄城
去矣公久在石抹院中其棄官歸青田山中
或在石抹未敗之先要亦不甚相遠也李國
鳳巡撫江南上公之功在十八年十二月王
師克婺之後則行狀實錄本傳俱云棄官逃
歸青田山中以其時攷之當在十九年春夏
閒去石抹敗時無幾也方孝孺撰孫炎傳云

上克處方欲用人而秀民有能才者皆伏匿
山中不肯出炎鈞致一二人錄其姓名爲書
遣使者招之而劉基葉琛章溢尤爲處士所
推基最有名豪俠負氣自以爲不當爲他人
用使者再往反不起以一寶劔奉炎炎作詩
封還之爲書數千言開諭天命以諭基基無
以荅遂巡就見炎遂致基于京師又蘇伯衡
撰繆美傳云處州旣下龍泉慶元皆平遂以
胡深葉琛暨劉基入見處平之後公遷延避
匿待孫炎輩鈞致久之始入見非獨以仕元

日久不欲輕爲我用亦不忍負石抹也讀覆
瓿集與石抹倡和詩公之心事二百年後可
以想見行狀載西湖見慶雲謂金陵有天子
氣我當輔之及上取金華指乾象示人云
云吾以爲皆佐命之後其門人子弟從而爲
之詞非公之本心也封誠意伯誥云朕提師
江左兵至括蒼爾基挺身來謁于金陵歸謂
人曰天星數驗真可附也願委身事之于是
鄉里順化封弘文館學士誥云當是時括蒼
之民尚未深信爾老卿一至山越清寧然則

公之事我 太祖傾心佐命蓋在金陵謁見
之後即太祖之知公深矣為著其梗槩若此
庚子六月康茂才遺書友諒約為內應
鄭曉異姓諸侯傳載茂才與友諒書辭云云
當時倉卒致書戰後於敵舟臥席下得之安
得雕刻書尺流傳人間此鄭氏傳會之陋也
今削去

辛丑九月陶安為黃州府知府
按實錄辛丑九月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為
黃州府知府乙巳正月調黃州府知府陶安

知饒州府相去凡五年而本傳則云知黃州
尋移知饒州徐紘集傳云癸卯黃州平 上
思得重臣以鎮之遂命知黃州改桐城令尋
移知饒州謝理太平人物志亦然皆與實錄
及本傳不合以陶學士詩集考之自龍鳳元
年乙未至九年癸卯安皆在金陵壬寅歲有
憶別之作云七年同在省東廳則辛丑歲安
未嘗出守可知也癸卯秋從征鄱陽甲辰守
黃州有今年春二月璽書命守土兩日抵其
州又值連月雨之句則安以甲辰守黃州在

平陳理之時當以徐紘集傳爲正陶學士事蹟載令旨付陶安者凡二俱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其授黃州府知府則龍鳳十年二月日授鄱陽府知府則龍鳳十年十二月日則安之守黃移饒皆在甲辰年無疑也惟徐紘謝理所記改桐城令他無可考而學士集甲辰十月七日舟發樅陽詩自注云時遷往桐城舊縣又記龍鳳甲辰秋九月千秋節亦在桐城至聞除代者及召還之命則云年殘動歸思客至報除書海內招文學淮

南起謫居又有臘八日發桐城詩則知安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至臘月召守饒州乃發桐城也劄付所載授鄱陽年月與詩悉合乃知二傳之有據而實錄與本傳咸有脫誤矣俞本記事錄至正二十三年十二月中書省郎中李君瑞陶主敬都事王用和簡較鄧永真陳養吾博士夏允中炤磨陳子初等俱令家人私通敵境於四沙易鹽及水陽王千戶賄選壞法提至軍前俱剝衣鎖項置小船中置於黃鶴樓下大浪中凡三日沉江而死惟

李君瑞兩腿扞一千下安置桐城縣按陶學士文集甲辰歲守黃未幾謫爲桐城令安之被謫必以癸卯從征令家人易鹽之事也俞本所記當不繆其云俱置黃鶴樓下沉江而死則當有誤蓋主敬但謫桐城而王用和以壬寅二月死于金華也國初事蹟云夏煜犯法取到湖廣投于江與俞本記合

壬寅 上駐金陵曹良臣以所部來附

按至正壬寅順帝二十二年卽龍鳳八年也庚午詔書持兵負固于兩閒可觀望而不觀

望乃來歸者良臣居其次黃金錄以爲在金陵安豐兩主之閒非也 太祖方以龍鳳記

年開國承制安得自命兩主如黃金所云耶當是時小明王都安豐張士誠已降元構兵安豐與察罕相應次年卽有安豐之圍良臣聚兵立堡不走張氏而走金陵此所謂持兵兩閒可觀望而不觀望者也豈容以金陵安豐爲言小明王自亳徙安豐已而爲張氏所困自安豐徙滁其勢日蹙依吾 太祖以僅免耳豈有方張之勢可與金陵稱兩大者而

嘉其擇主自拔耶俗儒不達時務誤解詔書
不足采也

壬寅六月元中書平章察罕帖木兒遣使來致
書

按察罕破汴梁下山東江南震動我 太祖
遣使通好察罕亦致書相荅已而有張昶馬
合謀之來察罕爲之也 上曰察罕書辭欲
以甘言啗我所謂甘言啗我者卽榮祿大夫
江西行中書省平章之命也元使以航海來
淹留逾年而察罕被刺之問亦至矣野史所

謂 太祖聞察罕死遂不受命者是也 太

祖聞察罕死嘆曰天下無人矣又曰元朝不
達世變尚敢遣人扇惑我民察罕之死所關
係豈不重哉劉辰國初事蹟大書其事無所
隱避國史雖多微詞亦不盡沒其實參互之
可以考見辰又云 太祖以孤軍獨守別無
趨向成敗當聽其自然在後滅陳擒張信知
天命有歸卽位後始圖中原然吾以爲察罕
一死天意灼然歸我明矣嗚呼帝王之興豈
不有天命哉 聖祖極推重察罕卽位後幸

汴梁特遣使往祭厥後洪武九年宋濂奉勅
撰方國珍神道碑歷數一時羣雄皆直書其
名而於察罕則云齊國李忠襄王察罕保釐
河雒其嚴重之如此非本于 聖祖之意當
時史臣寧敢輕獎亡國之臣以干聖怒耶或
曰 聖祖祭忠襄文頗多譏評之語亦非
聖祖之初意也

戊戌二月明王珍破嘉定盡有川蜀之地

按元史順帝紀辛丑五月癸丑四川明王珍
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實錄本傳

載在戊戌歲則相去四年矣王珍之絕友諒
稱隴蜀王在庚子歲而元史記于壬寅五月
其稱帝改元在壬寅歲而元史記于癸卯正
月至王珍之攻陷雲南在癸卯十二月而元
史記于壬寅之三月其錯互不一如此蓋元
史修于洪武元二隴蜀未入職方之時而實
錄則平夏之後本其載記而存之也斷以實
錄爲正

癸卯三月上率右丞徐達等擊安豐

黃伯生撰誠意伯行狀云中書設御座奉小

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遂不拜實錄及本傳皆不載此事是時上方奉龍鳳正朔承制行事文成不應孟浪若此或云在癸卯克安豐之後于事理為近劉辰國初事蹟云張士誠攻安豐劉基諫曰不應輕出若救出來發付何處此則文成不奉龍鳳之本謀也

癸卯四月陳友諒攻洪都元帥牛海龍萬戶程國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實錄記戊子之戰與朱善安定侯神道碑大

略相同但實錄以為韓成等先戰死張定邊方犯御舟碑則以為定邊犯御舟之時成等咸與格鬪御舟既脫而成等以援絕死之也碑所記比實錄為核實錄又于韓成下脫國勝偕死事則以癸卯四月誤載國勝與牛海龍俱死洪都之事也國勝與牛海龍夜劫友諒營牛中流矢死程泗水得脫逕達金陵從太祖親征死鄱陽湖南昌城中不知也次年甲辰追錄諸臣南昌報程與牛俱死得與祀贈侯饒州又以國勝死康山事來上又得與

祀贈伯當時事冗不暇兩相參訂也實錄載國勝與海龍俱戰死蓋據南昌所上國勝死事狀也甲辰立廟國勝兩得與祀而實錄則于兩廟皆佚其名後是有建議祀典重複遂罷程豫章之祀厥後有司又并罷康山之祀脩會典者亦因之沿襲至今國勝遂不復預兩廟之祀矣國史失于考覈遂成祀典百世之誤宜亟正之

癸卯秋七月丁亥與友諒師遇於康郎山戊子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

成元帥宋貴李兆先等皆死

高陽侯韓成之死于鄱陽也定遠黃金著開國功臣錄以爲成當太祖危急時服御袍對敵自沉史家競傳之比于紀信之誑楚而實錄紀此戰則云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元帥宋貴陳兆先等亦戰死國史故多諱辭然以成之忠烈如此一切抑沒而不書難乎其爲實錄矣豐城朱文恪公善撰安定伯程國勝神道碑紀其事最詳蓋當御舟膠淺張定邊奮前直犯之時事勢惶急成與國勝兆

先等方左右格鬪及定邊中矢援舟驟進御舟以水湧得脫而成等反遶出敵艦之後援絕而死然則成等致命之時定邊之勢已燔御舟之厄已脫矣寧有代死誑漢之事耶且康山之役與滎陽不同羽圍滎陽又漢軍乏食漢祖計無所出故紀信畫誑楚之策遂得以乘閒遁去康山之戰兩軍相持雌雄未決卒然有冕服代死之事耳目瞽亂軍心盡解我將何以自固決機于兩陣之間我知其不出于此矣錄又言 上念成効死祀諸臣于

康山以成爲首按實錄中書省列進康山功臣成在第三居丁普郎張志雄之次大明會典載饒州忠臣廟在康郎山祀樞密同知丁普郎張志雄等三十五人成實未嘗首祀于康山也成若代死則必首祀成不首祀則不代死黃金之徒並爲妄矣又朱善安定伯碑云 皇帝追念南昌暨康郎前後死節之臣追爵故萬戶程國勝安定伯與梁國公趙德勝濟陽郡公丁普郎等一體廟祀蓋南昌廟以梁國爲首康山廟以濟陽爲首其位次甚

明俗說流傳既久好事者遂造爲首祀之言以實之久而莫有知其非者俗語不實流爲丹青豈不信哉此邦有許生重熙好譚國朝典故嘗爲余言韓成誑漢事誣也余因許生言爲著其始末如此成化二十一年學士張元禎撰重修康山廟記猶以丁普郎爲首正德中御史唐龍刻羣忠錄於江西成遂儼然首列而濟陽反抑置第十三今之祀典遂據此爲差次則舛誤甚矣有識者宜釐正之友諒驍將張定邊欲犯上舟舟適膠淺遇春

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卻俞通海來援舟進水湧上舟遂脫遇春舟亦膠淺上麾兵救之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舟亦脫

鄱陽之戰開平射中張定邊脫御舟于險其功最鉅實錄紀在七月戊子朱善撰程國勝神道碑其繫日亦同宋文憲開平神道碑但記射中定邊而膠沙脫險則書於八月壬戌禁江口相去一月餘矣鄱陽之役兩軍相持我軍殊死力戰莫甚于戊子己丑辛卯三日至禁江口則彼以戰敗突歸而我爲邀擊之

師其大勢非前日比矣御舟膠淺及開平力戰之事其當在戊子無疑也又宋文憲張中小傳云己丑戰湖中之康郎山嘗忠武王深入虜舟數四圍之其勢甚危險以爲不可救中曰勿憂也亥時當自出如期果出連戰輒大勝按己丑之戰六舟深入疑陷沒而旋出者俞通海廖永忠張興祖趙庸等也實錄不載開平神道碑亦但記膠沙脫險而不及深入陷沒之事知鐵冠傳誤也宋文憲記事最爲詳覈且開平碑鐵冠傳共記一事出一人

之手而彼此錯互史家記載之難如此

郭英以謹重見信從攻陳友諒于鄱陽有功

鄭曉今言曰嘉靖十六年郭勛欲進祀其祖英於太廟乃倣三國志俗說及水滸傳爲國朝英烈傳言生擒士誠射死友諒皆英之功傳說宮禁鼓動聽聞已乃疏乞祀英于廟廡按實錄上聞張鐵冠言友諒死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以覘其死生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顱而死當是時友諒之死我軍尚未知旣死而降卒始來

告何以知此矢之出于英乎楊文敏撰英神
道碑云友諒中流矢死有言公之功者上
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有焉上益重之
文敏此碑以其孫珰之請据其家傳次第之
蓋友諒既斃軍中流傳或言此出矢於某某
郭氏家傳亦不過載此疑似之詞以誇示後
世而勛遂張皇其事以乞侑享之典亦文敏
之言啓之也英既有此大勳聖祖又親問
之乃三年論功不得封侯而待十七年平雲
南之役有是理耶劉三吾撰陝國公神道碑

云彭蠡之戰戒嚴所部人百其勇友諒計蹙
中流矢死以三吾序陝國之事參互觀之則
集矢之勳其不出于營國亦曉然矣又按俞
本記事錄云友諒度不能支出首箭窗中呼
從船而白船已至箭鏡交發友諒左太陽中
箭須臾陳氏卒泅水報曰友諒死矣上大
悅諭衆曰友諒中箭而死將士之功勝于亦
壁走曹瞞遠矣稠人難辨射中者均給重賞
以勞汝等俞本以騎士從征其記錄最確以
此益知文敏豐碑之文出于傳會不足信也

按郭勛以貴倖欲驟進其祖配享一時諸臣
嚴詞駁正可謂能舉其職矣諸疏援摭雖詳
亦多未覈至以永樂閒之不得與享爲言則
非也英之功以配享太廟則有愧矣豈不
得進于雞鳴山二十一人之列乎白溝河之
役會親逆成祖顏行身死之日贈卹有加
已爲厚幸矣又敢望廟食乎以此爲言宜勛
之不心服也然則如之何曰罷太廟之循
享而入祀於雞鳴之兩序斯當矣

癸卯五月置禮賢館

按劉辰國初事蹟楊憲奏朱文忠在金華用
諸儒干預公事上提禕等至京誅屠性孫
履而禕及許元王天錫發充書寫此事實錄
及行狀俱不載以家傳考之壬寅十一月召
入京都則劉辰所記發充書寫之日也發書
寫未幾卽有儒臺之授又與許元王天錫俱
入禮賢館劉辰所記蓋不謬也而國史以爲
用文忠之薦入禮賢館蓋文忠沒後家傳特
美其詞而國史因之也

甲辰三月湯和破士誠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

記楊山之戰有二以爲癸卯破士誠兵于楊山拜中書左丞者碑及本傳也以爲甲辰三月擊敗楊山水軍升平章政事者實錄也癸卯則云逐其將莫將軍獲甲首五百級甲辰則云擒劉文學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功次各異豈兩戰而各記之耶抑一戰而互記之耶實錄與本傳每自相矛盾若此洪武元年兼太子諭德誥曰出迎敵陣奪姑蘇之卒千艘保障東郊請陽羨之區十載任于左轄陞以辨章則辨章之陞以楊山之勝明矣碑及

本傳又以爲甲辰年會開平救長興超遷辨章此又與實錄互異也按開平救長興在辛丑十一月甲辰年開平征武昌下廬州卽會寧河討江西長興之役豈有分身行閒和與會師合戰耶斷以實錄所載會長興侯夾擊爲正而中山辨章之命亦當在楊山之役不在長興一從實錄而碑與本傳削之可也甲辰冬追封胡大海爲越國公

胡大海歿之明年癸卯立廟于婺城又明年甲辰追封越國命下方孝孺代宋濂撰新廟

碑碑用龍鳳紀年蓋甲辰歲太祖爲吳王時作也首稱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其爲尊稱我太祖明矣又云夏四月又從王破宣城所謂王者指吳王也所從之王卽我太祖也不稱帝不稱上而稱王紀實之詞也此後則皆改而稱上矣當是時我太祖雖專征四方然猶用龍鳳名號承制封拜甲辰之追封越國用龍鳳之制也碑所載上聞公之死震悼弗置降旨褒贈者聖旨耶今旨耶抑後事而追記之非當時本稱耶今皆不可考矣若所云皇帝手秉黃鉞屯兵和陽云云則洪武改元革除龍鳳之後史家追改之斷非舊文無可疑者家有舊版遜志齋文集摩娑此一行楮墨模糊剗剗之痕跡宛然二百年來改竄之遺跡猶可想見嗚呼隱桓之閒秦楚之際若存若亡可爲歎息者多矣姑識之以質于好學深思者

洪武元年五月湯和師克延平執陳友定送京師

方孝孺撰東甌神道碑云師至延平主帥陳

友定怙險橫甚令其副出城降觀望持兩端
王虜之以歸東南海上晏然

按實錄友定誓衆死守見勢窮蹙于省堂按
劔仰藥飲之賴正孫等以城降友定死而復
甦械繫送京師不屈斬之碑乃云令其副出
降觀望持兩端誣矣賴正孫之降在友定仰
藥之後安得謂友定使之實錄湯和本傳削
去此數語亦以其非信史也

牧齋初學集卷第

一百三

太祖實錄辨證二

洪武元年九月陶安卒

黃金諸書皆稱安追封姑孰郡公攷實錄本
傳但追封其祖父父爲姑孰公祖母母爲夫
人此安爲江西叅政時事安固未嘗贈公也
安本集載誥詞甚明又安妻喻氏追封姑孰
郡夫人繼妻陳氏封姑孰郡夫人俱有誥文
安之署銜則止云中奉大夫江西等處行中
書省叅知政事耳洪武二年追贈劉基祖父

爵皆永嘉郡公妻封永嘉郡夫人基時官御史中丞蓋國初推恩之制如此

洪武三年七月中書省左丞楊暉伏誅

按實錄楊憲嗾侍御史劉炳劾奏汪廣洋又教炳誣奏刑部侍郎左安善上下炳於獄

太史令劉基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令羣臣按問伏誅然則劾奏楊憲者劉基也而開國功臣錄則以爲李善長按劉辰國初事蹟云楊憲爲御史中丞太祖嘗曰楊憲可居相位數言李善長無大才胡惟庸謂善長曰楊

憲爲相我等淮人不得爲大官矣憲因劾汪廣洋不公不法李善長奏排陷大臣放肆爲奸等事太祖以極刑處之又云楊憲凌說高見賢夏煜嘗言李善長無宰相材太祖曰善長雖無宰相材與我同里自我起兵事我涉歷艱險勤勞簿書功亦多矣我旣爲君善長當爲相蓋用勳舊也今後勿言按國初太祖用勳舊相李善長胡惟庸以鄉曲相依附而楊憲輩新進喜事專務搏擊善長等皆畏之太祖亦曰有此數人譬如惡犬則人

怕則憲等氣燄可知憲等數言善長無相材
居然有蔡澤欲代應侯之意故善長乘其排
陷廣洋激上之怒而亟剪之善長非欲援
廣洋也以自救也劉誠意則因凌說之彈善
長爲善長解於上前且又嘗言憲不宜相
耳行狀云公與憲素厚亦不載發憲奸狀之
事實錄誠意本傳云憲等欲誣陷基未及發
而伏誅故知盡發憲奸狀及諸陰事者善長
也非誠意也此國史之誤當以國初事蹟正
之善長與惟庸結黨相比蓋已有年庚午之

禍肇於此矣

洪武三年詔天寧寺禪僧祖闡瓦官教僧克勤
護送日本僧祖來還國

宋文憲送無逸勤公序與實錄記僧祖闡克
勤奉使日本事互相發明序云日本疑祖來
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據實錄
祖來爲良懷所遣良懷方以竊據被逐日本
疑祖來因疑護送祖來歸國者此其情也序
又云王欲延闡住持天龍寺先遣無逸還無
逸再三以死爭之日本旣以祖來疑中國其

請住持雖曰延之實則拘留耳此卽聖諭所謂拘留二載及十四年遺書所謂加以無禮者也無逸歸見上端門備陳其故闡亦附奏烏夷不知禮義微勤臣不能再覩天顏矣此實錄所載今年五月去舟纔還備陳本國事體云云也所載白金文綺之賜皆與實錄同上顧侍臣言勤一沙門乃能不辱君命諭其父華毅使冠巾出仕則日本之於闡勤以拘留始以慙服終蓋克勤之力居多安得謂二僧攘趙秩奉使之功洪武六年克勤官

考功監丞見實錄十年

高皇帝手詔諭山

西布政司華克勤見

御製文集皇明馭倭

錄謂野史之言皆僧徒粉飾誤也實錄主存

大體故紀載頗略賴文憲集稍志一二高

皇帝御製詩見於文憲跋甚確文憲身在禁

林豈肯附會僧徒與國史抵牾耶日本之崇

佛自唐已然臨濟一宗流傳最盛聖祖遣

僧化導有微權焉萬曆初虜王求僧及經江

陵命宣大巡撫勿拒且云經必有高皇御

製序文方可與之嗚呼知聖祖之微權者

江陵也

洪武四年十二月追贈汪興祖爲東勝侯
按黃金開國功臣錄興祖以洪武三年封東
勝侯人有言其過者上弗與誥券今仍以
都督職從征自效四年死於蜀命省部議封
贈授以原封鐵券實錄於洪武三年十一月
大封功臣紀封侯者凡二十八人不及興祖
是年十二月又封薛顯爲永城侯謫居海南
亦不記興祖封侯不與券之事但於四年十
二月賞平蜀功之後記追封興祖爲東勝侯

及載其誥文而已本傳記追封興祖與實錄
同合國史前後觀之則興祖之侯出於追贈
無可疑者然公侯鐵券式所載封興祖制詞
首尾完備確然可据又不得以功臣錄爲誣
也考洪武二十三年詔書條列所在隨軍征
討累有戰將之功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封
者十九人東勝侯汪興祖居第十詔書所條
列凡追贈者皆不與焉此三年先封之明證
也况又有鐵券可据耶昭示姦黨第二錄載
德勝男張宣云東勝侯已前那裏不曾廝殺

洪武二年投北來降的人被別人殺了却將東勝侯貶上海南去不是因四川廝殺那裏肯取他回來以此招推之則所謂封侯後人有言其過者言其殺降之過也封侯而不與券謫居海南亦如薛顯之例次年乃以征蜀召還令從征自效也顯於五年正月以征和林召還則興祖之召還又先於顯也興祖封侯之後以有過而奪券及其從征死事則盡復原封以授其子實錄獨書追贈又稍節約其誥文盡沒三年封侯之實斯可謂脫誤之

極矣然則以鐵券覈之三年封侯當爲二十九人并永城爲三十人不當云二十八人也不然則或以十二月與永城竝封而同貶不當并其封而削之也今幸有券文詔書可以考証不然未有不据國史而刊別錄者矣國史之不足徵如此又按俞本皇明記事錄洪武三年大封功臣第二十二人開國輔運推誠柱國晉王府左相東勝侯汪興祖俞本所載與功臣鐵券式合又可以證實錄之闕洪武八年三月德慶侯廖永忠卒

德慶侯廖永忠之卒也實錄爲之立傳備書其功次與其卒之歲月而又曰實上賻遺之甚厚以其子權襲爵史家因之無異詞矣劉辰國初事蹟載永忠以僭用龍鳳不法等事處死王世貞史乘考誤援据洪武十年聖祖戒諭勳臣之詞與永樂中紀綱獄辭有廖永忠開國功臣僭犯被誅之語謂劉辰所載爲不誣於是永忠之被誅始著而人皆以國史之書法爲有隱矣余偶讀通鑑博論記丙午年事云是歲廖永忠沉韓林兒於瓜步

大明惡永忠之不義後賜死博論蓋洪武二十九年寧憲王奉勅編定旣成表上之鏤

版內府其書實我聖祖所注意者然後知

永忠之被誅雖爲其僭侈犯上實以沉韓林兒之故也滁陽卽世上方孤軍無倚渡江

以來聲勢翕合實有藉於龍鳳開省稱王承制行事十餘年不改姑蘇之役猶稱皇帝聖旨吳王令旨聖祖何嫌於奉龍鳳哉安慶之圍聖祖拒劉基之諫躬擐甲胄出之水火之中聖祖何汲汲焉若是哉丙丁之間

大命既集彼一牧豎耳其何能爲聖公既死
光武猶憐而葬之且存其祀盆子亦食均輸
稅以終其身 聖祖何難於待韓氏而必欲
剪滅之哉永忠以小人之腹爲君子之慮一
旦沉林兒以逢上指論功之日使所善儒生
窺瞰上意可謂果於誣上而巧於要君矣
聖祖對廷臣訟言之以逆折其邪心厥後卒
以不義賜死 聖祖之心事百世而下昭然
如日月之中天永忠有掩面於地下而已豈
不愚而可憐哉然則 聖祖之誅永忠也何

以不明正厥辟而以僭犯爲詞曰念其兄也
念其功也正其辟則弗可以襲矣殺其罪以
存其嗣忠厚之道也高帝之誅丁公也不遑
錄其後光武之封子密也不及正其辜我
聖祖之於永忠斯所謂義之盡仁之至也歟
于國史則諱之于博論則彰之其又何居曰
國史之諱之爲一時也博論之彰之爲萬世
也曰沉韓林兒於瓜步曰大明以永忠爲不
義後賜死於林兒則書其名於大明則紀其
號於永忠則正其罪曰不義曰賜死其詞簡

而該其義博而嚴愚以爲此非寧憲王之書
法而聖祖之書法也博論之修其卽我
聖祖之作春秋也歟然則今之史家刊落龍
鳳之事使元宋之際不得比於秦楚之月表
此後世媚臣腐儒之所爲而豈其聖祖之志
也哉

洪武十年三月復永城侯薛顯所食祿

按永城以始封時削祿至十年三月全給實
錄載之甚明王世貞功臣表乃云七年加千
石誤也實錄凡列侯祿千五百石者七年增

千石蓋謂唐勝宗等是時顯全祿未給當不
在此例也顯坐胡黨見於庚午詔書及實錄
本傳甚明而表以爲二十六年追論藍黨國
除世貞以熟習典故自負往往無所援据鑿
空杜撰聾瞽後世以爲無從駁正而姑妄爲
之說也豈不異哉

洪武十一年靖海侯吳禎卒

靖海之功不減於江陰其歿也恩禮備至而
實錄不爲立傳僅附數語於江陰之後而已
今攷庚午詔書靖海死後亦坐胡黨國史之

闕傳豈爲是耶然公侯坐胡黨者詔書所列
先後二十二人獨靖海之子忠襲封不替豈
靖海之功大而罪未著 聖祖特宥之耶凡
庚午詔書坐胡黨者皆不得祀雞鳴山功臣
廟今得與享東序者亦惟靖海一人

按庚午詔書載通胡謀逆者公侯二十二人
生者上刑死者祭戮不待言矣其有死而子
仍襲侯者靖海也子不襲而弟仍襲侯者南
安也身死而子得降指揮者六安也皆所謂
已死不知其反之繇者如六安之例其子

降指揮者宣德也所謂爲胡陳所誘朝廷於
禮無欠者也詳 聖祖備條亂臣之意一則
涉於疑似一則近於脇從於罪爲稍輕故其
子孫幸免參夷得及寬政若滎陽汝南永嘉
之類反狀著明負罪深重則其後必無噍類
雖欲爲愍隸而不可得矣哀哉

十二年正月宜春侯黃彬往臨清練兵
彬不知其所終考實錄不書卒之例知其非
令終也考庚午詔書及奸黨錄知其坐胡黨
也開國功臣錄云十二年練兵臨清召還後

數年卒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練兵臨清後坐
胡黨 上念其未嘗失朝廷禮宥之數年卒
鄭氏不見庚午詔書全文誤以彬等之坐黨
在十三年故傅會以爲 上曲宥之不知彬
等黨事皆發於二十三年詔書所謂朝廷於
禮無欠者謂朝廷待彬未嘗失禮豈謂彬未
嘗失朝廷禮哉鄭氏之誤解近於郢書燕說
而大書特書標於史傳疑誤後人豈非大繆
哉王世貞功臣表書十七年薨亦未足據也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中書右丞汪廣洋貶海南

自縊卒

廢丞相汪廣洋勅見 高皇帝御製文集實
錄所載與御製文集同但稍文其辭耳勅云
遣人追斬其首特賜勅以刑之而實錄云廣
洋得書慚懼遂自縊卒又云坐事貶海南死
於道乃知凡實錄所書自經賜死皆史臣有
隱之詞非事實也實錄廣洋本傳云至是御
史中丞涂節言誠意伯劉基遇毒死廣洋宜
知狀 上問廣洋云云廣洋貶死在十二年
之十二月蓋此時涂節已上變告惟庸惟庸

等當亦下吏其獄成伏誅則在十三年之正月耳。摺昭示姦黨錄諸招廣洋實與惟庸合謀爲逆而上但以坐視廢興誅之蓋此時胡黨初發其同謀諸人尚未一一著明也。國初諱誅爲廢曰廢丞相汪廣洋者蓋誅之也。

洪武十三年正月御史中丞涂節告左丞相胡惟庸與御史大夫陳寧等謀反。

自洪武八年以後惟庸與諸公侯約日爲變。殆無虛月或候上早朝則惟庸入內諸公

侯各守四門或候上臨幸則惟庸扈從諸

公侯分守信地皆聽候惟庸調遣期約舉事

其間或以車駕不出而罷或以宿衛嚴密

不能舉事而罷皆惟庸密遣人麾散約令再

舉見於姦黨三錄者五年之中期會者無慮

二百餘噫亦危矣諸公侯多嘆喑宿將惟庸

輩亦文法老吏一旦舉事如中風狂走朝堂

攘臂而大言道塗連袂而抗議烏夷草地交

關密約流傭廝養參預祕計夜集曉散會比

期門彼挽此推號同邪許此豈非天厭其惡

神奪其鑿乘輿無觸瑟之驚廟門鮮衮服之
恐使之貫盈敗露自取滅亡也哉如其不然
則爰書具在豈無傳致一時反狀已明抑或
傳疑百世後之君子摩挲簡牘必有俛仰心
悸徬徨涕流者矣爲撮其要辭臚列如左
嘉靖中贈故大監雲奇爲司禮太監以其守
西華門發胡惟庸謀逆也南京城西華門內
有大門北嚮其高與諸宮殿等後堂薨棟具
在曰舊丞相府卽胡惟庸故第前有智井卽
所謂醴泉出邀上臨幸伏甲謀不軌者也

雲奇之事國史野史一無可考嘉靖中朝廷
因中人之請而加贈何孟春据中人之言而
立碑王世貞舊丞相府志据國史以駁之其
辨甚正第亦疑惟庸私第不當在禁中而未
有以覈其實也余考奸黨第二錄載盧仲謙
招云洪武九年秋太師令金火者引仲謙同
儀仗戶耿子忠等往見丞相前去細柳坊胡
府門首又汝南侯火者壽童招云胡丞相在
細柳坊住與我官人住近嘗與丞相往來飲
酒則惟庸私第在細柳坊明矣按洪武京城

圖志廣藝街在上元縣西舊名細柳坊一名武勝坊又攷街市圖廣藝街在內橋之北與舊內相近此惟庸私第不在禁中之明證也世貞云高帝初下金陵以元御史臺爲中書省後爲吳王徙居舊內而別立中書省按實錄丙申上入金陵居富民王綵帛家七月諸將奉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上兼總省事丙午八月拓建康城初舊內在建康舊城中因元南臺爲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新宮於鍾山陽戊申正月自舊內遷新宮一統志云舊內城在京城中心元爲南臺地本朝旣取建康首宮於此比皇城大內宮殿成此稱爲舊內然則舊內則元御史臺也世貞謂上爲吳王徙居舊內誤也又云省中丞相以下至六尚書侍郎當各有堂閣按洪武元年命置六部固云國家之事總之者中書分理者六部不聞六部皆屬中書省爲省中僚屬也世貞疑五部五府卽故中書省大都督府之遺址而又云上下金陵卽有此省府及

臺自當與舊內相近其後改卜大內居都城
左偏一隅不應預建省府及臺於宮之兩傍
夫 上爲吳王居舊內則省府當近舊內及
旣卽大位改築新宮則省府當近大內此不
待辨而明者洪武京城官署圖宗人府五部
在承天門外御街之東五府太常寺在承天
門外御街之西志刻於洪武二十八年 上
詔禮曹繪圖鑿梓以今之五部五府推之則
昔之省府其不與大內相遠亦明矣第未知
卽此地否耶俟詳考之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二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四

太祖實錄辨證四

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陳
寧謀反詞連李善長等賜惟庸寧死善長勿問
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長大逆罪狀廷訊
得實善長遂自經賜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十三年正月涂節告胡惟庸陳
寧等謀反事連李善長及吉安侯陸亨等
上命羣臣更訊得實賜惟庸寧死羣臣又請
誅善長仲亨等上曰此皆吾初起腹心股

肱吾不忍罪之其勿問至二十三年五月有
告元臣封績爲惟庸通朔漠訊得反狀及善
長私書刑官請逮善長詔勿問會善長家奴
盧仲謙等亦發善長素與惟庸交通狀上
命廷訊得實召善長詣奉天門撫遣歸第善
長遂自經此國史所紀善長得罪之始末也
嘗竊疑善長以元勳國戚結黨謀叛罪不容
於死業已更訊得實羣臣劾奏請誅其義甚
正而上以勳舊曲赦之十年之內寵寄不
衰有是理乎縱上厚待之善長獨不愧於

心引嫌求退乎吉安平涼皆驍勇武夫置之
勿問猶可也事露之後上獨無纖芥之疑
而出鎮專征委以重寄不一而足乎仲亨之
謀逆以初起時股肱見貸當時公侯誰非豐
沛故人亦欲爲仲亨所爲其孰能禁之乎涂
節等之上變已經更訊後十年再命廷讞始
致辟焉將初辭猶未盡而後獄乃致詳乎抑
前之更訊者無左驗而後之具伏者乃定案
乎緩之十年發之一日劾奏者攘臂於先而
舉首者接踵於後天下後世不能不致疑於

斯獄也可知已矣今以昭示姦黨錄攷之庚
午五月之詔與善長等之招辭臚列備載乃
知惟庸之謀逆發於十三年善長弟姪之從
逆發於十八年而善長與吉安平涼諸公侯
之反狀直至二十三年四月始先後發覺也
國史所記其失實於是乎不可掩矣 上手
詔云三十九年已被瞞過三十八年善長招
云十三年奸黨事發僥倖不會發露十八年
弟李四被毛嚮糖說出胡黨免死發崇明安
置不會推問善長情節則善長之反狀二十

三年以前未嘗發覺曉然無可疑者惟其如
是故十年之中韓公之恩禮彌隆列侯之任
使如故一朝發覺而逮問相錯誅夷殆盡此
事理之可信不誣者也不知永樂初史局諸
臣何不細究爰書而誤於紀載若此窺其大
指不過欲以保全勳舊揄颺 高皇帝之深
仁厚德而不顧當時之事實抑沒顛倒反貽
千古不決之疑豈不繆哉國初昭示奸黨凡
三錄冠以手詔數千言命刑部條列亂臣情
辭榜示天下至今藏貯內閣余得以次第考

之而釐正如左

一實錄刑官請逮善長詔弗問下善長從子佑伸於獄廷訊得實上召善長於右順門撫慰遣歸善長乃自殺是善長始終未嘗下獄也按太祖手詔云勅錦衣詣置所提到親弟姪令九衙門共審發覺知情緣繇則逮問者善長之弟存義存義之長男伸與李存賢之子仁也已而命刑部備條亂臣情辭則首列善長招辭而次及存義與其子伸善長倘終不下獄卽訊則法司何所援據而有一名

李善長之招乎又按營陽家人小馬招云今年閏四月內聞知李太師拏下蓋指二十三年之閏四月也此非善長下獄之明證乎俞本皇明本記云國老太師李善長爲逆黨事伏誅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餘口悉斬之然則善長之不下獄與歸家自經蓋亦史臣有隱之辭非事實也又云上不得已下佑伸於獄上曰吾欲赦佑等死以慰太師羣臣不可佑卽惟庸之壻也李存義招云十八年次男李佑被人告發欽蒙免死發崇明安置

存義與伸俱免死安置則佑之不免死明矣
刑部但列存義伸仁三招而不及佑二十三
年必無佑尚在之理此必國史之誤也王世
貞撰韓公傳於十三年書云遂止誅存義并
赦佑尤爲失實無据

一實錄惟庸以兄女妻善長從子佑善長之弟
存義佑之父也惟庸令存義陰說善長善長
驚悸曰爾言何爲者若爾九族皆滅存義懼
而去十餘日惟庸又令存義告善長事成當
以淮西地封爲王善長本文吏用計深巧雖

佯驚不許然心頗以爲然又見以淮西之地
王已終不失富貴且欲居中觀望爲子孫計
乃歎息起曰吾老矣繇爾等所爲存義還告
惟庸喜因過善長善長延入惟庸西面坐善
長東面坐屏左右款語良久人不得聞但遙
見頷首而已按實錄所載與上手詔及善
長存義等招大略相同手詔之罪善長曰李
四以變事密告善長中坐默然而不答又十
日弟仍告之方乃有言皆小吏之機狐疑其
事以致胡陳知其意首臣旣此所以肆謀奸

究善長自招一云尋思難答應一云這事九族皆滅一云我老了你每等我死時自去做皆徘徊顧望一無堅決之語其所云這件事若舉恐累家裏人口這事急切也做不成以此含糊不舉此則其本情也惟庸反謀已久謀欲善長為已用兄弟子姪賓客朋舊下及僮僕厮養舉皆入其彀中善長昏姻誼重家門慮深目瞪口呿宛轉受其籠絡而不能自拔卒委身以殉之以霍子孟之忠明知顯之邪謀欲自發舉不忍猶與以釀身後之禍而况可責之於善長乎坐此族滅豈為不幸哉庚午詔書條列善長罪狀不過曰平昔以吏心自處默然不答以致胡陳知其意所招者善長與存義伸仁四招而已其他家奴婦女一切招辭牽連錯互雖臚列之以示天下而手詔皆不及焉蓋聖祖之意亦未必盡以為允也嗚呼亦可哀矣哉

一國史序善長與惟庸謀反情事皆援搭當時獄辭第按照示姦黨錄條列善長諸招則亦有未盡核者蓋洪武十年九月惟庸以逆

謀告李存義使陰說善長未得其要領乃使其舊人楊文裕許以淮西地封王是年十一月惟庸親往說善長善長猶趑趑未許卽國史所記惟庸西面坐善長東面坐者是也然此時善長未許至十二年八月存義再三往說善長始有我老了你每自做之語今乃盡削去前後曲折謂惟庸使存義說善長善長不爲動更令以淮西地啖之卽歎息而起遂自往面訂逆謀譬如賦詩取義斷章豈可以爲折獄定罪之法乎惟庸過善長密語拮善

長自招則云知道了拮火者不花之招則云善長怒罵李四惟庸卽去正 聖祖所謂小吏之心狐疑其事也今乃云良久人不得聞遙見頷首國史敘事蓋用太史公淮陰諸傳之法可謂妙於揣摩矣以言乎實錄則猶有間也

一實錄善長家奴盧仲謙等發善長與惟庸往來狀惟庸爲寧國知縣善長薦爲太常少卿惟庸以黃金三百兩謝之及惟庸欲謀反善長陰遣家奴耿子忠等四十人從惟庸惟庸

皆厚與金帛以古劍謝善長且言此回回國所獻者又以玉酒壺玉刻龍盞蟠桃玉盃奉善長按昭示姦黨錄所載招辭有云龍鳳年閒舉薦惟庸爲太常司丞以銀一千兩金三百兩爲謝者此太師火者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八年太師在鳳陽蓋宮殿三月閒胡丞相來點鳳陽城池丞相解劍贈太師云是回回國所出名木樺花并鐵劍不問甚麼甲層層透十三年六月太師命不花碎此劍亦不花之招也有云洪武十二年八月丞相家二

舍以千金寶劍送太師至第三日二舍人令人擡木匣一箇有小玉壺瓶一箇玉盤盞二副玉龍頭大盞一箇玉馬盃一箇玉盤一箇桃樣玉盞二箇擺起來恰好一卓子太師朝回逐件看過喜歡收了至第二日太師朝回往謝酒閒丞相說玉器不打緊我明日淮西地面蓋起王府撥五十家行院與你做家樂那時纔是富貴十三年胡黨事發太師令脫脫火者將玉器并劍打碎擲在河裏此火者來安之招也有云洪武九年秋閒太師早朝

回喚家人盧仲謙及儀仗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人各賞鈔七十貫至晚太師又說胡丞相要幾箇人用你們去根他重賞賜你卽令金火者引仲謙等去細柳坊門首李四官人引見丞相丞相每人與銀十兩又說你每是太師家裏有用的人嘗根我做貼身伴當扶助我成得事業教你每都做大官人仲謙等喜允一向跟隨本官出入時嘗與李太師家商量事務十三年胡黨事發仲謙與陳仲良逃回太師家躲避此盧仲謙等之招也實

錄所載獄辭大抵援据各招約略相合第據詔書及善長等招善長雖與惟庸結姻初未知惟庸反情十年十月惟庸使善長故人楊文裕說善長許以割淮西地王之善長方心動至十二年八月李存義來言猶再三堅拒而仲謙之招以爲善長遣往從惟庸乃在九年之秋果爾則惟庸之反狀善長已明知之且使其家人儀仗戶雜然往助惟庸又何以惟恐善長之不就已而使其故人子姪宛轉游說耶又云洪武八年十月內太師嘗去胡

丞相家商議太師云若謀反必要幾箇大公侯同謀如此則衆公侯之從惟庸皆善長主謀使之也乃其身顧重自猶豫不肯決然同事耶仲謙又招云洪武九年太師使伴當耿子忠請吉安淮安臨江營陽平涼永嘉六侯喫茶太師云我請你到胡丞相家商量謀反事務善長文吏奸深何至矢口狂謬如病易喪心者所爲豈仲謙等諸招與夫雜出於家奴婦女之口者亦有不足盡信者耶或謂善長巧僞舞文掩匿其通謀之狀而以狐疑觀

望曲自抵諱糞上憐而貫之然以太祖之聖明豈不能洞見其隱而但据其抵譎之辭以播告天下哉覈善長之罪狀者當以庚午詔書及善長存義四招爲正如國史据拾仲謙諸招以傳爰書則情事舛駁疑信錯互千載而下回翔繙閱必有反袂適其罅漏爲善長訟寃者矣姑書之以俟後世焉

一實錄胡惟庸謀亂密遣元臣封績使於元主惟庸誅績懼不敢歸藍玉於捕魚海獲績善長匿不以奏至是有告之者捕下獄訊得

反狀及善長私書庚午詔書謂耿忠於琥在
寧夏時聽胡陳分付送封績往草地通信後
破胡營獲封績二人反情繇是發覺初不及
善長私書及匿不以聞事也以昭示姦黨錄
攷之則云洪武二十三年善長於京民合遷
之內朝給長姊楊阿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
日又給親人丁斌朕見其深奸提伊親弟姪
令九衙門共審供發知情緣繇善長自招云
今年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給付姐姐及將
親人丁斌妄奏致蒙送問供出李四緣繇蒙

提李四到官供出善長前項緣繇則善長之
事繇丁斌發覺明矣按丁斌者揚州高郵人
西安護衛百戶周祥之義男也周祥有膽勇
係張氏同僉歸附出入胡丞相門下叅預謀
議得陞本衛千戶祥在京師嘗以其女原奴
許配丞相之子洪武八年祥歿於西安斌與
祥之子周昇貧無以爲生因太師從子神
舍吉安侯妻舅石敏與其壻黃質引見丞相
丞相訊知祥已死爲之歎惜遂命昇襲職除
杭州衛留斌出入門下如祥在時一日斌與

李神舍往候丞相丞相與太師弟李四在西
軒閑坐丞相謂李四曰周千戶在時曾以女
許配吾子今吾子俱有婦矣汝姪神舍尚未
娶吾爲主婚以周氏女娶神舍何如李四遂
命神舍拜謝七月斌義姊遂歸神舍神舍者
李存賢之次弟仁之親弟而太師之從子也
斌自此與李四叔姪侍丞相飲酒丞相每告
戒令齊心舉事事成富貴不小斌等心識之
不敢洩十三年胡黨事敗斌懼禍逃杭州往
依周昇二十三年二月李神舍先爲事處決

斌復來神舍家聞石敏黃質等事發欲逃歸
未果爲法司逮問此丁斌招辭之大略也繇
此觀之則李四父子之反形因丁斌而發覺
善長之逆情又因李四父子而供吐其不爲
封績手書之故明矣國史於善長一獄不勝
舛誤卽所記臺臣前後論劾稟如秋霜要亦
史臣以已意文致其詞未必當時白簡果如
此也封績爰書詳具於後其詞亦未嘗連善
長

一封績招云績係常州府武進縣人幼係神

童大軍破常州時被百戶擄作小廝拾柴使
喚及長有千戶見績聰明招爲女婿後與妻
家不和被告發遷往海南住坐因見胡陳擅
權實封言其非爲時中書省凡有實封到京
必先開視其有言及已非者卽匿不發仍誣
罪其人胡丞相見績所言有關於已匿不以
聞詐傳 聖旨提績赴京送刑部鞠問坐死
胡丞相著人問說你今當死若去北邊走一
遭便饒了你績應允胡丞相差宣使送往寧
夏耿指揮居指揮於指揮王指揮等處耿指

揮差千戶張林鎮撫張虎李用轉送亦集乃
地面行至中路遇達達人愛族保哥等就與
馬騎引至火林見唐兀不花丞相唐兀不花
令兒子莊家送至哈刺章蠻子處將胡丞相
消息備細說與著發兵擾邊我奏了將京城
軍馬發出去我裏面好做事按封績招詞甚
詳絕不及善長私書則善長事發非爲有人
首沙漠之故又居可知也通胡手跡此善長
大逆不道第一公案 聖祖不以列手詔刑
部不以入爰書而國史羅縷書之獨何所援

據哉以聖祖所條示為案而力刊實錄之
誤可也實錄又云封績河南人故元臣來歸
命之官不受遣還鄉又不去請戍於邊故惟
庸等遺書遣之按績本武進人而曰河南童
稚被擄身為廝養而曰元臣來歸且所記遣
戍遺書之故與績報無一語相合者國史之
不足徵一至於此

一詔書云於京民合遷之內朝給長姊楊阿
李暮給次姊王阿李明日又給親人丁斌善
長招云不合將應遷逆民數內姐姐給親及

將親眷丁斌妄奏實錄云京民通惟庸作亂
者法當徙邊善長受姦民贓奏請數給其親
九朝野記則云京民為逆僇其半遷其半於
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按善長二姐家
及丁斌皆惟庸黨合遷化外者善長奏請免
之致將丁斌提問若云以合遷京民奏給其
姊及丁斌恐無此理當以野記為是因詔書
出自聖製文義奧古故實錄誤解耳又如
詔書云陸仲亨年十七持一斗麥藏草間朕
呼之曰來蓋以罪狀仲亨著明其負恩忘舊

而實錄援引以爲上對羣臣曲赦仲亨之語則不啻背馳矣國史之多誤如此

一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十二年十月聽得

李六十即李和太師說我有得多少人和湯

大夫處借些人太師自去請湯大夫前廳飲

酒太師說你的軍借三百名與我打柴湯大

夫說 上位的軍不是我的軍我如何敢借

與你酒散太師對李六十說 上位氣數大

便借得軍也無軍器且慢慢理會此招與實錄相合

一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十一年六月太師

爲救儀仗戶事 上位惱李太師著人在本

家門樓下拏去察院衙門丞相奉旨發落歸

家爺兒三箇在前廳哭發狠我做著一大太

師要拏便拏當月第三日丞相來望太師說

不是我來發落你 上位怎麼肯饒你

火者不花招云洪武七年十月李太師欽差

往北平點樹回到瓜州胡丞相差省宣使來

說畫教你回鳳陽住太師抱怨說我與

上位做事都平定了到教我老人家兩頭

來往走若是這等事業也不久遠八年三月

欽取太師回京不數日太師往告訴胡丞相
上位如今罰我這等老人不把我做人

太師管田戶潘銘招云太師於洪武八年鳳
陽蓋造宮殿差往興原轉運茶與陳進興說
許大年紀教我運茶想只是罰我九年三月
回家對胡丞相說許大年紀教我遠過棧道

去想天下定了不用我

俞本紀事錄七年十
二月善長奉旨差請

漢中府清理茶政秦州河州訪察馬政上
囑曰卿到陝西使會跟朕小廝兩箇跟前用
不要使宣使奏差朕與汝銀二百五十兩買
酒肉與小廝喫只教也支廩給休擾那驛家
太師儀仗戶孫本招云洪武九年七月李太

師對延安侯說我為蓋鳳陽府宮殿不好
上位好生怪我教我無處安身吉安侯說我
每都去胡丞相家商量

儀仗戶聞保兒招云十年三月丞相對太師
說 上位這幾日有些惱為鳳陽蓋宮殿不
如法太師說這等教我怎麼好丞相說太師
我這等事也覷的小可 以上諸招皆善長
平日怨望 聖祖之事國史所不載者

一太師火者來興招云洪武九年六月胡丞
相教人送一櫃鈔與太師丞相云我擡這鈔

不是與別人你收拾些好伴當與我太師說
我與你這伴當不要與人知道當日太師撥
伴當陳進興耿子忠等四十名送胡丞相丞
相云你嘗嘗跟著我等至十二年二月初一
日下手與盧仲謙招同九年六月收拾伴當
約至十二年二月舉事何期會之蚤
此若

又招六年三月胡左丞問太師我和你說的
話如今怎的太師說已知道了明日有淮安

侯管各門約四月十二日點定人馬下手見

安事中時華雲龍在北平所約者小淮安侯
華中也恐無掌管各門之事

又招洪武九年二月胡丞相問梳頭待詔許
貴我要使你和太師老官人說些話你敢說
麼許貴說我敢說丞相說我要和太師商量
大逆的勾當豈有大逆勾當使梳頭待詔傳
說之理似未可信

太師妻樊氏招云洪武七年胡丞相到太師
家拜年節丞相說天下的事都在我手裏掌
著我如今要作歹你爺兒從不從太師說看
丞相幾時下手我每爺兒也從九年十月丞
相約太師二十日下手你著兩箇兒子四官
人六官人爺兒各自領人

又招八年八月十五日胡二舍對太師說如今事都成了有李四還在江那邊取他爺兒五箇回來交付人與他領太師即便使人取回李四與丞相結姻在洪武九年豈有八年八月先取回領軍之理

太師妻朱氏招云洪武八年六月太師伴當陳千戶斫了胡丞相淮西墳上樹 上位宣太師來問腦擘太師赤脚走一遭太師歸家說我跟了 上位許多年聽胡丞相說便這等擘我李四說却又我說不差你聽我說從了他那裏有這等事太師點頭此亦在李四與惟庸未結

姻之時恐未足信

李四妻范氏招云洪武五年十一月男李佑回家說今日早我父親和太師延安吉安四人在胡丞相家板房裏喫酒商量要反范氏道可是真箇你嚇殺我李佑回說是真了

又招八年九月李四回家說我早起和汪丞相太師哥在胡丞相家板房喫酒商量謀反我也隨了他范氏罵李四你發風你怎麼隨他李四說我哥哥隨了我怎麼不從他善長既與惟庸再三面議反事何以至十二年猶狐疑未決耶 已上諸招皆所

謂雜出於家奴婦女之口雖經刑部條示而
詔書皆未之及者也三錄所載未可更僕數
姑存其梗槩

一太師儀仗戶周文通招云洪武十六年五
月初五日太師坐前廳叫火者家人小厮都
來聽我發放已前事務不成了你每大小休
要出去唱言如今暗行人多我好時小厮每
都好不好時都不好出外小心在家勤謹休
要說閑話小厮每都起去

盧仲謙招云洪武二十一年仲謙到定遠看
太師新蓋房子仲謙跪說別公侯家都蓋得
整齊大人如何不教蓋得氣象著太師說房
子雖蓋得好知他可住得久遠仲謙說大人
有甚麼事太師說你不見胡黨事至今不得
靜辦我家李四每又犯了以此無心腸去整
理仲謙回說好歹不妨
儀仗戶孫本招云十九年十月孫本去定遠
縣見太師房屋不整齊太師說李四見在崇
明胡黨不息不知我如何孫本說有甚麼事
家人倪定住招云十三年十月太師在家飲

酒六官人和太師說已前和胡家商量的事
怕久後牽連我一家李二官人說父親做太
師哥哥做駙馬料著我家無這等事民本崇
儀仗戶趙猪狗招云十六年六月太師請延
安侯飲酒延安侯說我每都是有罪的人到
上位根前小心行走太師說我每都要小
心若惱著大上位時又尋起胡黨事來怕連
累別公侯每十七年五月太師說上上位尋
胡黨又緊了怎麼好言安侯說上上位不尋
著我且繇他上

十四年正月平涼侯請太師飲酒平涼侯說
我每都是胡丞相作反的人若上上位尋起
來性命都罷了太師說早是也不來尋我平
涼侯說若不尋著我每且躲一躲不要出頭
罷了已上諸招皆胡黨發後善長惶恐懼
禍之事觀其告戒同黨曉諭僮奴屏足掩耳
惴惴如不終日至於鳳陽第宅不事修葺且
有知他可住得久遠之語且悔且懼其於善
長情事可謂逼真矣他招謂善長欲爲惟庸
報讎或云十六年謀之濟寧或云十八年謀

之平涼又謀之平涼侯男或云十九年謀之
吉安營陽或云二十一年謀之延安善長老
吏負罪而心悸惟恐人知其影響尚敢攘臂
怒目切切然謀爲人報必不可報之讎也哉
爰書所列此其最爲失真者斷而削之可也
一祝允明九朝野記云二十三年五月初二
日以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備條亂臣
情詞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梅純備
忘錄云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
次第又異於前鄭曉異姓諸侯傳序云洪武

三年冬大封功臣十七年定功臣次第與前
稍異功高望重連歲總兵者八人云云二十
三年五月肅清逆黨命刑部尚書楊靖條示
天下。上口詔幾四千言按庚午詔書載於
九朝野記者首尾闕落僅存其半鄭曉作異
姓諸侯傳多援據此詔第未見全文槩有舛
錯其序云十七年定功臣次第二十三年肅
清逆黨此大繆也功臣次第卽定於肅清逆
黨之榜豈有兩詔乎如曰功臣次第爲十七
年所定則藍玉之進封涼國在二十一年十

二月此詔何以不稱永昌而先稱涼國耶舳
艦航海以二十年封開國全寧西涼以二十
一年封又何以備列耶鄭氏之失考甚矣黃
金開國功臣錄云二十三年春榜列勳臣五十
七人李善長猶居首不知此詔在二十三年
之五月正善長等參夷之日其榜列勳臣所
謂刑人於市與衆棄之者也豈以是優異善
長等耶昭示姦黨第三錄載營陽侯楊璟火
者招云洪武二十三年五月內舍人楊達讀
錄榜文想伊父五次賣陣我兄弟又有大罪

本年六月欽差官來察理旨意觀此招則肅
清逆黨之詔其榜列在二十三年五月明矣
昭示姦黨諸錄則又次第刊布未必在一時
也此詔實錄失載幾於湮沒今幸藏弄內閣
開國勳臣之事其強半猶可考見孔子二代
之傷公羊三世之論君子不能不爲之慨歎
云

一善長子祺尚 太祖長女臨安公主開國
功臣錄云永樂元年卒於江浦史翼云洪武
中以善長罪囚於家建文初赦出守江浦北

兵入投水自溺按大明主壻祺卒於洪武二十二年己巳開國功臣錄諸書皆繆也大明主壻永樂間編纂 仁祖 太祖及親王主壻譜牒其可徵信無疑余故援以正之又按昭宗奸黨錄載李太師家教學貢穎之招云洪武十六年穎之見黨事不絕仍投李太師家教李駙馬舍人讀書二十一年跟李駙馬往鳳陽定遠縣住則知祺以二十一年還定遠次年卒亦當在定遠不在江浦也使二十三年祺尚在亦必不免 太祖大義滅親豈不能以歐陽倫之法處之耶祺之得前死爲幸而韓公之後其得存者必鮮矣哀哉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四

文齋集卷一百四

三

幸而韓公之辭其辭未決猶夫未決
不指以想則公之詞未決猶夫未決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太祖實錄辨證五

洪武十三年九月永嘉侯朱亮祖病卒

實錄記亮祖之歿以為病卒而高皇帝壙

志則曰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亮祖父子之

死高皇帝未嘗諱也實錄云上親製壙

志仍以侯禮賜葬後有讀御製文集者則可

考而知之矣亦所謂諱而不沒其實者與亮

祖在鎮不法為道同所論列上雖怒之亦

但知其為胡惟庸所使擅專貪取而已二十

文齋集卷一百五

三年正月其次子昱始以胡黨事提問則知亮祖之坐胡黨亦發于二十三年也鄭曉異姓諸侯傳云罷職居江寧又坐胡黨十三年卒影響傳會似是而實非不可以不正太祖于朱文正云鞭後而故于朱亮祖亦云朕怒而鞭之父子俱亡蓋皆斃于杖下也太祖不諱而國史槩從諱詞何哉

十三年四月改封胡美爲臨川侯

胡美實錄不載所終開國功臣錄異姓諸侯傳俱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功臣表云二十

六年坐藍黨論死國除今按高皇帝手詔則美於洪武十七年以犯禁伏誅而据吳也先之招原係臨川侯火者十七年本官爲事撥李太師家其證佐甚明是知諸書皆繆而功臣表藍黨之說尤爲無稽又按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十三年董建潭王府後坐黨事二十六年卒美于十七年伏誅而胡黨之發露則在二十三年相去已七年矣鄭所記甚繆今竝正之

洪武十三年七月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

按遇春與陸亨唐勝宗俱以多起驛馬降充
指揮發山西捕四達子此洪武八九年閒事
見于庚午詔書及姦黨錄諸招者也實錄略
載仲亨事而不及勝宗遇春獨于十三年七
月書復封鄭遇春爲滎陽侯而不詳其謫降
之故惟十年五月番酋寇涼州書指揮鄭遇
春擊却之六年書滎陽侯鄭遇春仍守朔州
而十年書指揮者蓋遇春奪爵之後降爲指
揮守涼州也考之諸招仲亨三侯俱以八年
責降九年復爵詔書亦云期年取回復爵遇

春家人楊保兒招亦云九年回京實錄書遇
春之復爵乃在十三年何也九年復爵則十
年又何以書指揮也豈實錄前後錯互其不
書于八年九年者爲脫略而書于十年十三
年者爲贅誤耶開國功臣錄亦記十三年復
封與實錄合鄭曉異姓諸侯傳則云坐累奪
爵逾年復侯鄭所據者蓋庚午詔書也

洪武十五年三月命濟寧侯顧時子敬襲爵
實錄不載敬所終按昭示姦黨錄老濟寧侯
妻舅李賽兒招云姊夫領大舍顧敬時嘗到

丞相家商議十九年五月小濟寧侯以給親
具奏今因事發提問則二十三年敬以胡黨
連坐明矣推國史不書卒之例則敬之伏法
可知鄭曉異姓諸侯傳云先是坐黨上特
釋時以故子得嗣侯後竟除時歿時黨事未
發故身得贈諡子得嗣侯安有黨事已敗而
獨釋時之理乎鄭氏之傳妄矣然庚午詔書
獨列顧時而不及其子敬者何也蓋當時諸
小侯從胡謀逆者若顧時之子敬陳德之子
鏞楊璟之子通皆其父謀逆而其子亦與謀
故詔書列其父而不及其子舉其重而書之
也至如申國公鄧鎮小淮安侯華中則其父
不與逆而其子自爲之也故獨列其子之名
以著其爲首惡也詔書之書法簡嚴真不減
于春秋矣

洪武十七年三月戊戌朔曹國公李文忠薨

按曹國之薨太祖痛悼輟朝恩卹備至而
王世貞史乘考誤載野史云文忠多招納士
人門下上聞而弗善也又勸上裁省內
臣上大怒盡殺其門客文忠驚悸暴卒

上殺諸醫及侍者百人世貞初疑其誣後以十九年景隆襲爵誥文考之而知野史之言有自來也誥云非智非謙幾累社稷身不免而自終又云爾其鑒前人之失保爾富貴

太祖之叮嚀告誡不釋然於曹國也可謂深切著明矣曰身不免而自終其與夫獲考令終者則有間矣俞本記事錄云文忠病淮安侯華中侍疾進藥上疑其有毒致薨貶淮安侯放家屬于建昌衛醫士全家被誅淮安進藥之事與劉誠意之死狀略同胡惟庸之

毒誠意也奉

上命挾醫而往淮安之侍藥

豈亦傳

上命耶惟庸之於誠意淮安之於

曹國與夫德慶之於龍鳳卒皆用以致辟豈其事亦有相類者耶若曹國得罪之故史家闕如無可徵考吾不得而知之矣嗚呼親則甥舅功則元勳歿享大烝生傳帶礪五刑無隱誰薄衛醫之鳩萬歲爲期如賜漢儀之酒若乃中山馬肝之謗開平杜郵之疑汲冢之科斗與孔壁而竝傳隱桓之異辭徵寶書而莫辨悠悠百世可爲隕涕者也

洪武十七年四月進封征南功臣傅友德等
洪武十二年封仇成等十二侯惟成以舊勳
餘皆以征西有功也食祿皆二千石子孫世
襲指揮使至十七年四月論征雲南功進封
潁川侯傅友德爲潁國公副總兵永昌侯藍
王安慶侯仇成定遠侯王弼等先爲有功身
受侯封今功著南征當爵及子孫食祿二千
五百石仍各賜鐵券實錄但舉永昌安慶定
遠三侯而不及其他然其他多世襲如安陸
侯之子傑宣國侯之子鎮則皆以十九年四

月襲封矣鳳翔侯之孫綱宣德十年猶乞襲
封矣蓋十二侯皆于十七年論功加世爵而
實錄紀之從省文耳安陸宣德皆先卒其功
自當與十二侯竝論考襲封底簿自明

洪武二十年靖寧侯葉昇進討東川諸蠻平之
黃金開國功臣錄載梁國公胡顯以洪武二
十一年討東川功得封顯昭敬皇妃之父也
顯之姓氏始終不見於實錄考實錄二十一
年討東川者靖寧景川也二十二年討九溪
者靖寧東川普定也靖寧獨得賊首頒賞最

厚不聞援信國賴國之例自徹侯進封而從
征之胡顯以椒房故獵封大國 聖祖慎卹
名器豈宜有此且國封大事國史雖多脫略
寧有沒而不書之理耶二十三年五月詔書
自三年大封以後條例封公侯者凡五十七
人獨不及顯洪武末年封爵詔書不載者惟
未定越雋二侯皆二十三年五月以後封者
也顯果以二十二年七月封何不在建功一
十五人之列耶顯之不封此其明證也王世
貞云據兵部黃及胡氏親供甚明余考吏部

公侯伯襲封底簿皆據兵部貼黃絕無梁國
襲封始末王氏又何從見之斯亦妄矣又按
楚昭王行實云王生母昭敬太充妃胡氏都
指揮同知胡顯之女昭王行實爲王孫季垵
所編載充妃爲顯之女而開國功臣錄謂充
妃爲泉之妹顯之姑則紕繆甚矣行實稱顯
止云都指揮同知則其未嘗開國封又明矣
行實載昭王事蹟甚詳若有入奏召還胡顯
之事安得不備載耶其爲傳會無疑也余故
據楚昭王行實合之國史詔書徑削去之恐

後人尚承其譌故存其辨于靖寧之後

洪武二十一年十月常昇襲封開國公

按實錄昇自二十一年襲封同諸功臣屢出
練兵自二十六年二月陝西召還之後遂無
聞焉公侯伯襲封底簿載茂有弟嘗昇昇生
繼祖發雲南臨安衛安置而不記昇之所終
鄭曉名臣記靖難兵至浦子口昇與魏國公
分道力戰已而昇見上得釋諸家記革除
事皆爲昇立傳叅列于魏曹二國之間今以
逆臣錄攷之則昇爲藍王之甥初與通謀王

既伏誅又于三山聚兵謀逆反狀已具爰書
臚列而得免于聖祖之刑僂有是理乎然
則昇以二十六年伏法無可疑者襲封簿不
記其所終蓋諱之也昇既伏法又安置其子
于雲南者茂既無嗣不忍復誅昇之子此議
功議親之法也若如鄭曉所記則昇於拒戰
得釋之後成祖遂釋而貫之乎抑亦既釋
而終不免乎若釋而貫其罪則昇既得釋矣
不應又放其子于臨安也若既釋而仍不免
則以怒昇之故放其子于臨安不應兩年之

內旋召見而厚賜之也故嘗昇之事當以逆
臣錄襲封簿二書爲正其它革除諸書所載
一切削去可也王世貞撰開平世家云昇抗
靖難師得罪安置臨安以憂卒此尤爲附會
不足置辨

洪武二十三年五月賜李善長從子佑及吉安
侯陸亨等死

按洪武實錄延安吉安平涼南雄四侯皆吉
安家奴封帖木所告與胡惟庸等同謀爲變
者也實錄于五月乙卯但記賜善長從子佑

及陸亨等死而不詳其事延安等三侯既不
爲立傳亦不載其所終黃金開國功臣錄於
四侯皆云二十六年卒王世貞高帝功臣表
皆書二十六年卒追論姦黨國除仲亨之賜
死國史旣大書其事無可疑者然延安三侯
皆與惟庸等約日爲變厥罪惟均旣賜亨死
則勝宗聚庸安得同罪而異罰耶實錄書云
賜亨等死曰亨等則其非一人可知以書法
推之蓋包括勝宗聚庸而爲之詞其必以同
時賜死無疑也按昭示姦黨第二錄載延安

侯唐勝宗招云今蒙提問胡黨情節從實開
招于後又載平涼侯費聚全招則勝宗與亨
等俱下獄卽訊明矣又延安家人汪成招云
洪武二十三年正月延安侯往黃平公幹差
成往蘇州閏四月成到黃平回話回還彼時
胡黨事正發恐本官家被人招出藏匿江寧
縣舊識人呂二家本人同高里長赴官首告
送問按實錄二十三年正月勝宗討平貴州
平越苗蠻卽命同鳳翔侯往黃平等處屯田
練兵與汪成招相合汪成自黃平還卽恐胡

家事發藏匿人家旋被首告則勝宗之逮問
亦必以是年閏四月也實錄云上復命諸
司官讞之亨等皆具伏曰亨等皆具伏則勝
宗聚庸舉在其中矣實錄自二十三年五月
後延安四侯皆不復見其以五月被誅可知
二十三年六月載從勝宗之請給雲南諸衛
耕牛蓋勝宗在黃平請之也實錄云先是勝
宗請給至是詔給與之則是年六月勝宗不
在黃平又可推矣黃金於功臣之誅皆從諱
詞槩云二十六年薨殊爲失實世貞曾見國

史多所援據而於延安諸侯悉因黃金舊文不可曉也今悉從庚午詔書及昭示姦黨三錄又參互以實錄一一釐正如左

平涼三侯與吉安同罪同辟無可疑者開國功臣錄費聚傳云二十三年自雲南召還賜金帛還鄉優老二十六年卒上爲輟朝遣祭黃金未見國史故妄爲粉飾如此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聚坐胡黨上曰聚往征姑蘇朕嘗詈責遂有反謀後竟得釋鄭氏所記亦出庚午詔書第未見其全文所謂後竟得釋

者則因功臣錄記其卒于二十六年且有祭恤之典求其說而不得而曲爲之詞也史家乖繆不可考信如此

洪武二十四年東川侯胡海卒

海之卒也史爲立傳記上爲輟朝致祭錙

三吾又爲撰墓志其獲考死無疑矣然贈諡

恩卹槩未有聞焉實錄云海嘗有罪收其公

田藍玉對胡王云你家也是爲事的則知海

雖死牖下其實亦伏罪而沒也是時藍黨未

發其亦以胡黨牽連者與黃金錄云當時黨

論一興元功宿將惴惴焉朝不謀夕海獨擺
脫衆中一辭莫逮卒荷寵靈考終牖下其亦
以得託肺附之故幸而免哉東川三子長斌
以從征死次王坐藍黨次觀尚主卒其子忠
授孝陵指揮觀之子得不坐藍黨者或以南
康之故而東川之有罪與其得免則史既不
書他亦無可考也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江夏侯周德興以帷薄不
脩伏誅

王世貞開國功臣表大書于德興之下曰十

八年坐亂宮死攷庚午詔書條列臨川侯胡
美罪狀蓋如世貞所書而德興則以帷薄不
修伏誅見於國史未可以美之罪坐之也豈
世貞所見庚午詔書載在九朝野記者首尾
脫略不及深考而誤繫於德興之下耶或如
逆臣錄所載王誠之招則德興之子驥實犯
禁而并坐德興耶抑國史所記帷薄不脩蓋
亦史官之微詞耶余於諸招自臨川侯外如
李善長之二子及費聚之子越楊璟之子通
達德興之子驥皆削而不載後之取徵者考

姦黨逆臣二錄全招則知之矣

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涼國公藍王謀反與吏部尚書詹徽等俱伏誅

鄭曉異姓諸侯傳云藍王反獄上集羣臣廷議王強辨轉展板染不肯服詹徽叱王吐實無徒株連人王大呼曰徽卽吾黨遂併執徽按逆臣錄載徽招云近日上位好生疑我必是連我也拏下則王先伏誅而徽後始敗露也鄭曉所記蓋出稗史近于戲矣又史敬德招云二月初九日詹尚書對敬德說涼國

公見拏在衛你可打聽如招我便來報我知道此招亦可以徵鄭記之妄

洪武二十八年二月宋國公馮勝卒

按實錄于宋公之卒書其日月又爲立傳然考國史之例書卒而以誅死者王弼是也書卒且立傳而以誅死者廖永忠是也宋公之卒也國史書其卒則如賴國定遠書其卒而立傳則又如德慶然而宋公實以誅死則國史正用二公之例不可得而掩也勝之得罪不獨以北征之故如平涼之役代大將軍總

制軍事不俟朝命輒自引還跋扈不臣罪狀顯著高帝豈能貫之二十七年手詔以家人違令瑣事頻煩戒諭至云禍福之來皆人自致念卿兄弟相從開國有功且連姻親不忍不爲卿君臣之際猜疑切責如此求其令終豈不難哉本傳記北征之事但云上以此深責之其有所諱耶抑亦使人習其讀而問其傳耶俞本記事錄云宋國公勝潁國公友德等爲黨逆事伏誅家屬悉令自縊毀其居室而焚之非俞本之錄大書特書則宋潁

被誅之事遂不可考矣涼國之誅在洪武二十六年而宋潁相繼伏誅俞本云爲黨逆事其爲藍王之黨可知也宋潁誅而開國之元功盡矣豐沛舊臣如晨星之僅存者惟長興武定耳嗚呼微孝廟之繼絕則開平之苗裔尚夷愍隸微世廟之議禮則青田之帷幄孰與享烝又况菹醢隕身叅夷湛族者乎史家疏繆不稽本末昧丹書之慘酷悼信誓之凌夷斯則文獻無徵可爲嘆息者矣又按黃金開國功臣錄凡功臣賜死與伏誅

者皆諱而書卒李善長陸仲亨之類是也鄭
曉大事記及列傳別起一例於李善長傳友
德之類皆書曰暴卒惟藍玉書伏誅以暴卒
別于伏誅所以別諸公于玉也曉之微指也
攷之實錄則義例尤錯互不一有直書自經
及賜死者善長亨之類是也有直書其事而
曰伏誅者藍玉周德興之類是也有于卒之
年月立傳且書其賻恤而實以誅死者廖永
忠也有於卒之年月立傳而不載賻恤者馮
勝也有卒之年月但書曰卒而別立傳於封

爵之年月者傳友德也有止書其卒而封爵
之年月并不立傳者王弼也有其人以誅死
而沒其事并不記其所終者胡美黃彬之類
也有不記其所終而略舉其事或在奉朝請
之下或在封爵之下者陸聚孫恪之類是也
國史大書特書發凡起例在諸公必信而有
徵立乎定哀以指隱桓將使誰正之哉夫班
馬傳漢不沒韓彭之嬰僂歐宋書唐必著文
靜之撫膺山河之誓未乾麒麟之圖安在逝
者不作來者難誣安用出入多端掩沉寃于

青史推敲隻字寄隱獄于丹書也哉愚不能
深知國史之微詞亦不敢妄效諸公之別例
傳疑傳信良懼厚誣前人知我罪我庶幾俟
諸百世云爾

牧齋初學集卷第一百五

卷之二